

稗聞

# 拖屍一幕

苦雨

母校同學在生活習慣上云：重吃輕穿，似乎是到處皆然；上海如此，北平如此，唐山如此，遷到平越更如此。

記得是二十九年初冬吧，平越的氣候已很寒冷，窄窄的卵石街道上，穿行着臃腫的黃布制服，牛皮靴，偶爾有幾件灰布棉大衣的一群；獨有一位，西裝革履，飛機頭，外加米黃色的深毛呢大衣，束上長長的腰帶，沒扣上扣，任令雪白的絲綢圍巾翻飛着，是多麼的不順眼啊！

照例，新生入學，母校有各種不同的同院，同系，同鄉；迎新會，雖說，迎新送舊是人情上的點綴，可是，當時，誰也沒法否認對它是多末的重視。

「明天請你參加我們的迎新會，」

「不，我是北京生的，我不參加你們的同鄉會！」

這回答是多末令人掃興，懊喪……甚至憤恨的啊！而這北京生長的「京生」同學，正是在那窄窄的街道上時常所見的不順眼傢伙！

可謂無巧不成書，這位「京生」同學原籍江西，同鄉會的會長楊佩玖兄却是湖南生長的，就讀嶽雲中學，很有幾位彪形大漢的湖南朋友，而尤與忝為湖南同鄉會會長的其為莫逆，那時，湘籍同學有一百餘位之多，聲勢浩大，運動場上，所向無敵，很自然，幾位足球大漢如陳嘉實、黃漢華、彭如彰、李宗元等兄和我，聽到這消息，邀了佩玖兄，舉行了一次場邊會議。

「生而為人，貴不忘本，所謂飲水思源，落葉歸根，即具此義，比子無人忘本，非拖屍不足

以做效尤！」佩玖兄似在表露他的會長身份。

「拖屍就拖屍，沒什麼講的！」這是向以喜吃辣子著名黃漢華兄的聲音。

「慢點，慢點！拖屍在我們學校裏，還沒見過，是否有悖校風，得從長計議，而且我們自己當新生時，高班生是那末地體貼照顧，今日當了Senior，就神氣活現，給人苦頭吃，是否於心有所不忍。」一向騎聘運動場生龍活虎似的嘉實兄，不知怎的，那股溫柔勁兒，真個我見猶憐，叫人洩氣！

「你可曾衣飾豪華搖搖擺擺地過街？你可曾飛機頭飛上了天？你可曾人情不通到忘根背本？你可曾……」這簡直是指着鼻尖噴沫，那裡是討論，原來彭如彰兄也是鶯鶯湘生，就讀嶽雲，與陳嘉實兄是中學同班同學，難怪乎他激烈得使嘉實兄兩眼直瞪。

「假如你會，也得一樣被拖屍！」一向有溫吞水之稱的李宗

元兄結束了爭論。  
於是分配職務：

苦雨：身爲湖南同鄉會會長，不便直接參予其事，惟對江西同鄉會作道義上之援助及維持重吃輕穿之校風起見，得負責覓取拖屍之適當地點及下手機會。

黃漢華、李宗元：膂力過人，膽大心細，負責扣住「京生」兩臂，使其無法彈動之任務。

楊佩玖：手無縛雞之力，如此場面，正比三英戰呂布中之劉備，以不參加爲妙；祇以身膺重任，責無旁貸；情緒激昂，不甘坐享，於是一致通過，距「京生」三兄弟三步驟，負責宣判「京生」兄罪狀之任務。

陳嘉實：身手矯健，動作敏捷，負責行刑。

關於行刑部份，我們本想幹得轟轟烈烈一點，繼以此次尙係初創，對「京生」兄言略施警戒即可，不宜過份，同時，嘉實兄提出修正，在行刑之前，用手巾

蒙住其兩眼，以免日後相互見面難乎爲情，「你看！多娘娘腔！」大家對這修正案似不大滿意，不過，嘉實兄願自擔當此額外蒙蔽眼睛的任務，而且他引經據典，硬說新式行刑，都是蒙住眼睛的，準此，一致通過。

我爲了執行任務方便起見，請求他們暫時保守秘密；可是，沒兩天，好多人都向我打聽這秘密，真焦急！

僥天之幸，那晚全校舉行的迎新晚會上，「京生」兄露了面，哨聲一起，各就各位，我硬着頭皮，走向「京生」兄：

「Mr. 京生，外邊有人找你！」

他毫不猶疑地走了出去，黑暗裡，陳黃李猛地從後面三路竄出，身手之敏捷爽利，不下美國西部武打片裏的角色，「京生」兄此時似乎已明瞭了是怎末回事，「呀」了一聲而外，早已失去那股搖搖擺擺的神氣。

佩玖兄大概是嚇昏了頭，也許是激烈後過了勁，原已準備好洋洋數千言的罪狀書，沒兩三句就完了事，真洩氣！幸而看熱鬧的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幫腔不少，嘉實兄已等得不耐煩。嗤了一聲，頭髮落了地；「京生」兄依然沒沒無言。

任務完成，功德圓滿；可是遠不如在審判時的有勁，最令人喪氣的，是這小子居然毫無反抗，不够刺激，所以第二日，看到他那呢子大衣和尙頭，實在不配稱，反而起了無限的同情，誰叫他沒有棉大衣？黃布制服，牛皮靴哩！半月後，聽到他又被奚大塊兄拖到雪地下，從頭到脚淋了一桶冷水，更覺得自咎不安了。

回首前塵，已是十餘年以前的事！雖互幼稚，但對那份見了不順眼即予當頭棒喝的傻勁兒，倒是珍惜的。